

陈舜臣作品系列

（日）陈舜臣◎著

张力薇 徐 茜 译

中国奇人传



NLIC 2970716889

陈舜臣以深邃的历史观和对历史人物的准确把握，在中国历史的浩瀚长河中，选择了二十四位奇人，既包括了阮籍、陶弘景、葛洪这些特立独行的名士，也涵盖了范蠡、张良、左宗棠等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，娓娓道来。这些历史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宿命感，也是陈舜臣对生命的独特体验。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ON GROUP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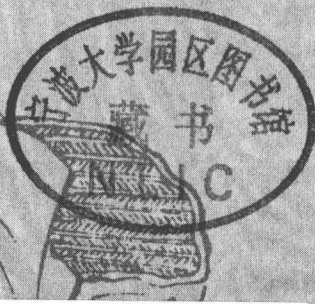
FUJIAN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陈舜臣作品系列

（日）陈舜臣◎著

张力薇 徐 茜 译

中国奇人传



NLIC 2970716889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人民出版社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 | FUJIAN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奇人传/(日)陈舜臣著; 张力薇, 徐茜译. —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 2011. 1

ISBN 978-7-211-06263-8

I. ①中… II. ①陈… ②张… ③徐… III. ①历史人物—列传—中国 IV. ①K82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01378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13—2010—024号

13—2010—025号

Copyright © 1991 by CHIN SHUN SHIN

Copyright © 1987 by CHIN SHUN SHIN

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(北京)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

中国奇人传

作 者: (日)陈舜臣著 张力薇 徐茜译

责任编辑: 林 顶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福州市东水路76号 邮政编码: 350001

网 址: <http://www.fjpph.com>

电子邮箱: 211@fjpph.com

经 销: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20毫米×970毫米 1/16

印 张: 19.625

字 数: 28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11-06263-8

定 价: 29.00元

目 录



阮 籍：终身履薄冰·····	1
孔 融：强词夺理二十世·····	18
王 戎：最后的贤人·····	33
葛 洪：神仙系谱·····	51
陶弘景：第三楼之人·····	67
万宝常：燃烧之壁·····	83
王 翰：葡萄美酒夜光杯·····	99
杜 牧：扬州之梦·····	116
范 蠡：从名臣到“商圣”·····	133
子 贡：圣人门下的第一“瑚琏之器”·····	145
吕不韦：做一场皇位和权力的生意·····	157
张 良：后世臣工的偶像·····	163
汉宣帝刘询：一个从民间生长起来的明君·····	174
曹 操：非常之人，超世之杰·····	185
苻 坚：千古一帝，鞭断中流·····	195
张 说：寒门宰相，一代文宗·····	206
冯 道：历奉五朝十君的“长乐老”·····	217
王安石：北宋变法者浑名“拗相公”·····	229
耶律楚材：守护中原文明的契丹皇族后裔·····	239
刘 基：学通古今，才为王佐·····	250
郑 和：创造世界航海历史的三宝太监·····	261
顺治帝福临：六岁登基的“开国”皇帝·····	271
左宗棠：惟恐苍天负我，再作劳人·····	282
黄 兴：开启一扇新大门的实干家·····	292
编后记·····	304



阮籍

一

洛阳以西有异域之说相传已久。

东汉明帝（公元 58 年—公元 76 年在位）时，在洛阳西门外为天竺僧摄摩腾修建寺院，命名为白马寺。据说这是中国最早的寺院。此后的近二百年间，天竺和西域的僧人便久居于此，而且常常有信徒出入其中。故而，此地给人以浓厚的西域之感也是在情理之中。

时值魏甘露元年（公元 256 年）夏。

此年亦是蜀汉后主延熙十九年，吴幼帝孙亮太平元年，三种年号并存于中国之时。三国战乱接连不断，百姓深感世事无常，于是，佛教逐渐普及，三国均大兴寺院。白马寺以北，一座名为石塔寺的新寺院正在修建，已完成十分之八左右。驶过白马寺的辎车，扬着尘土奔向石塔寺。

石塔寺的东门尚在葺瓦阶段，一名小僧在门前打扫。

“师父，又见此车。”

小僧回首说道。其身后，站着一位模样怪异的老僧。眉毛全白，一看便知是天竺人。

“昨日，芒山脚下也曾见此车。”老僧说道。

“前日，洛水河畔也是此车。”小僧停下手里的扫帚，朝辎车的方向遥望片刻。

“辎车相同，但马匹有变。前日昨日均为栗色马匹，今日为黑色。”

话音从屋顶传来，一位正在葺瓦的年轻人，边用手背擦着额头的汗水边说道。

“夷奈的记性总是很好啊。”老僧笑道。

“大概又会恸哭吧！”

小僧语毕，又开始挥起手中的扫帚。

“夷奈，前去打探一下。”

老僧话未说完，夷奈便从屋顶上跳下来，“这就前去。”

夷奈赤脚，速度惊人地追跑在轺车后面。老僧和小僧相视而笑。

“不会来本寺吧？”弟子问道。

老僧摇头，答道：“自力即可扛过，不会来本寺。”

所谓轺车是指由一匹马牵引的轻便小车。有时也会由两匹马共牵，四面无帷帐，车围较低，以便观望四方。车中最多可乘两人，并且非坐乘，一般为立乘。东汉末开始流行大型牛车，但从三国到晋朝，轺车却备受青睐。

从洛阳西郊朝北行进的轺车上，仅有一名中年男子。当时，若是士大夫出门必会戴官帽，而轺车中的男子却未戴。是被风吹走了？还是一开始就没戴，露头而出呢？此人头发被风吹散，当时“露头散发”出门是极为失礼的。男子站在车里，左手持缰绳，右手持鞭子，抽打声响彻天空。

轺车剧烈地左右摇晃，车轮吱吱作响。

过了石塔寺稍行片刻，道路就会朝西拐。轺车并未顺着道路拐弯，而是径直前行，冲进夏草茂盛的野地里。伴随着车轮摩擦，车围板剧烈晃动，但车上的男子并未停下手中挥舞的长鞭。

突然，马前腿高抬起来。前方有小河流过，虽说是小河，却并非驱马轺车就可跳跃而过那般狭窄。男子从车上下来，随地盘腿而坐，冲着小河大叫道：“已陷困境也！”

之后，便恸哭起来。

好像在哭诉今后已无路可走、不知如何为好、谁可相助之类的话。

河对面，三五个孩子凑在一起，吃惊地看着这位奇怪的男子。大人们也渐渐围观过来。

——莫非是南阮的散骑？

——前些时日，还见他在城内大哭……

大人们窃窃私语。

夷奈返回石塔寺，向师父报告说道：“又在恸哭，是南阮的散骑。”

“上次是病疾，这次是恸哭，可否行得通？”师父皱眉说道。

“泪如酒也。”弟子合掌说道。

阮家乃魏之名族。东汉末期，被称为建安七子的七位文人中，有一位叫作阮瑀，是曹操的文书起草秘书。阮家族人众多，在洛阳城内，隔着中庭分南北居住。北面居住之人生活宽裕，而居于南面之人大多为生活窘困者。阮瑀住在南面故称南阮。赤壁之战四年后的建安七年（公元212年），阮瑀去世。那时，其末子阮籍年仅三岁。有因陷困境而恸哭之癖的人，非阮籍莫属。

所谓散骑，是散骑常侍的略称，兼任侍从官。阮籍当时便任此官职。

二

孩子们很快就看倦了恸哭的男子，他们唱着歌，挥舞着木棒离去。大人们也一个一个地散开，一会儿周围就没人了。

“都这把年纪了……”

最后离开的大人故意让阮籍听到似的说道。脚步声渐渐远去，阮籍停止哭泣，长叹一口气。

“如何是好？到底为何会成此局面？”他自言自语道。

从懂事的年龄开始，他便知世间多虚伪。当然，并非只有他一人知道，但凡有判断力的孩子，都会有此感觉。

世间表面上由前后延续四百年的汉王朝统治，但汉朝皇帝无能，实权紧握着在由魏公晋升为魏王的曹操手中，这已是众所周知之事。即便曹操故去，所有权力皆由其子曹丕继承。表面与现实之间的关系，依旧未变，不久曹丕便发动夺权。

表面上皇位按禅让制继承。东汉皇帝——献帝曾因自感大势已去，便下

圣旨令魏王曹丕继承皇位。曹丕认为此事有悖天命，不敢即位。献帝再次下圣旨，借用古时尧让位于舜之事以论天命无常，需归位于有德之士，恳请曹丕受此天命。众臣和辅国将军刘若以下一百二十人，也借孔子“拒天命将亡国”之说说服曹丕。曹丕仍旧拒绝即位。灼烧龟甲以占卜，结果显示曹丕即位乃是万民之望。曹丕不得已，接受禅让继承皇位。

这种夸大事实之说，即便是在当时也无人相信。自己的皇后伏氏眼看就要被曹操杀害，献帝却无法相救。强压之下，加之各种威胁，献帝不得不让出皇位。

此禅让剧不过是一场廉价演出而已。当时年仅十一岁的阮籍已深知其虚表。

如何活于此世为好？

孩提时，阮籍就已开始烦恼。

曹丕接受禅让，魏王朝开始。首先，处死丁仪、丁廙两兄弟。二人与前一年被杀的杨修均为曹丕之弟曹植的亲信。他们虽未反对禅让，却策划拥立其弟曹植为曹操后继者。乱世规矩多，若危险之人不死，则难以保全自身。

生存艰难。这是深深刻在少年阮籍脑海中的问题。

从青年到中年，阮籍亲眼目睹了魏王朝的实权，逐渐脱离皇帝转移至丞相司马氏手中。

曾在五丈原与诸葛孔明交战的司马仲达，虽年事已高，却当真在将所有权力集中于自己族下。这期间，阮籍变成了怎样的人呢？《晋书》中对其有以下描写：

……籍容貌瑰杰，志气宏放，傲然独得，任性不羁，而喜怒不形于色。或闭户视书，累月不出；或登临山水，经日忘归。博览群籍，尤好《庄》《老》。嗜酒能啸，善弹琴。当其得意，忽忘形骸。时人多谓之痴……

他选择了“痴人”的生存方式。

自武帝以来，汉王朝的国教，被定为“儒教”。故而，禅让演出时，孔子也被搬出场。但是，阮籍喜好老庄，时而违背世间常规，或是数月闭门不出，

或是久出不知何时归。之所以会“癫癲”，皆因有酒在。

每逢饮酒，必有好友刘伶相陪。刘伶主张，若想表达人的欲望及意志，应该视肉体为土木。当然，这也是庄子的思想，甚合阮籍心意。刘伶酷爱饮酒，通常一次一斛，且第二日解醉酒也要喝五斗。

不但在外面有酒友，阮家南北皆有嗜酒之人。特别是，阮籍侄子阮咸，虽称音乐天才，也是一位好酒贪杯之人。

在河边尽情恸哭的阮籍，终于返回家中。像往常一样，族中的嗜酒之人早已在庭院中摆出酒坛开始畅饮。有人用勺子舀酒喝，更多人是直接把手伸到酒坛里，双手捧酒喝。

“哦，叔父来得正好！”阮咸打招呼道。

阮籍定睛一看，阮咸腋下抱着一头猪。

“这猪有何用？”阮籍问道。

“这家伙啊，哼哼地想喝酒，我就让它喝喝吧！”阮咸把猪的头部按进酒坛中。

“仲容（阮咸的字），可否为我等弹奏琵琶？”

阮籍提出要求。

“来啦！”阮咸把猪扔出，掸了掸手：“我自做了一把琵琶，弹给你们听听。”

“哎呦……”

阮籍目送着外甥前去取琴的背影，片刻之后，他坐在酒瓮前，从刚才猪探头的酒瓮里用勺子舀酒饮下。

——就是他这个年纪的时候……

阮籍想起了八年前的事。当时他就任尚书郎一职，被授命为曹爽的参军。

所谓参军即参与军事计划之人，从作战参谋到文书起草秘书皆称为参军。由于处在动乱时代，所有的行政事务几乎都与军事相关。

曹爽是魏之皇族中的一员。其父曹真是曹操的外甥，英勇擅武，因曾在街亭抵御诸葛孔明率领的蜀军而得名。曹真之子曹爽深受明帝（曹操之孙）信任，明帝临终时，留下遗诏命曹爽和司马仲达一同辅佐少帝（明帝的养子

曹芳)。但实际上，司马仲达和曹爽官位并不相同。曹爽幼时家境良好，因此过于自信，他想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回被司马氏紧握的魏国实权。为了取得实绩，他远征蜀国，却以失败告终。并未气馁的曹爽继续谋划夺权，因此，必须广集人才。

突然被任命为大将军曹爽的参军，阮籍本能地意识到了危险。

大将军曹爽一派的干部，何晏、夏侯玄等人皆为名门子弟，欠缺魄力。何晏是东汉灵帝皇后之兄何进的孙子，其母后来做了曹操的夫人，他是其母与前夫所生。何晏常常面饰脂粉，走路时动作妖娆；夏侯玄是曹爽的从堂兄，家世上无可挑剔，但其资质令人怀疑。

正在冥思苦想此事的阮籍，开始头疼，发起高烧。

这病来得正是时候……

虽被高烧困扰，阮籍却为找到借口逃脱就任参军之职而欣喜。身体状况总算顺其心意。

正如阮籍所担心的，曹爽一派被司马仲达击溃。司马仲达假装老糊涂，以使曹爽等人安心，同时也助长了曹爽等人的骄气。疏忽大意的他们哪里是司马仲达的对手。司马家中，仲达之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正仔细观察着形势。

曹爽被杀，其党人也遭肃清。阮籍因病躲过灾难。

“就是这把！终于完工了！”

阮咸双手捧着自已亲手制作的乐器走出来。此物琴体呈圆弧状，带有四弦。

后来，这种乐器被称为阮咸琵琶，或是直接叫作“阮咸”。

“对了，我有话对叔父讲。”

走近酒瓮时，众人皆以为阮咸会立即弹奏一曲，他却表情有变。

“何事？”阮籍问道。

“可否用此琵琶与叔父做个交换？”

“你想交换何物？”

“就是……就是登眉，倭国女王献上的女子。”

“哦，如此中意她？”

“正因为中意才想得到。”

“你总是喜欢异种女子，怪癖！”

“怪癖？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对男人而言，女人本身就是异种。更何况是异国女人，就更加让人欢喜了，仲容是这样认为的。”

“明白了，明白了。”

阮籍苦笑着，其瞳孔里充满了深深的羡慕之色。

三

世间相传，阮籍常以青眼和白眼分别待人。

中意的人前来造访，则以普通眼神相待，即所谓的青眼；不中意的人前来，就用白眼目视，其意并非接待，而是暗示对方“回去”。通过此法，阮籍不张口，便可清楚地将自己的意思传达给对方。

后世，之所以将冷待他人称为白眼待人，正是由于阮籍这一小插曲。

此事在世间广为流传，阮籍自身却并不喜欢。这种做法虽方便，却过于随便，是一种拘泥于自身好恶的行为。若是侄子阮咸，中意的人前来，他则会张开双臂以示欢迎之意，讨厌的人前来，他则会当面请人回去。阮籍做不到这一点，所以他不得已用青眼和白眼分别待人。

微黑的脸上嵌着闪闪发光的眼睛，既充满着好奇心，又积聚着悲伤。——阮籍看着来访的年轻人，轻轻地点了点头，以青眼迎接。

“在下夷奈，在石塔寺做活。”

年轻人报上名来。

“名字首次听说，但这张脸却似曾相识……前几日，你从石塔寺一直追在车后吧。”

“正是……”

“我恸哭时，你便返回了……就在前几日……”

“正是，我奉师傅之命而为，师傅说，前去打探必会受益匪浅。”

年轻人的话语中夹杂着方言，也许他自己也有所意识，不由地放慢了语速。

“那今日有何事？”

“名为登眉的女子可在这里？能否让我见上一面？”

夷奈如此说道。他表情紧张，却与缓慢的言语方式意外地协调。

“为何想与她相见？”

“因我们是同国之人。”

“哦……同是倭国人……你可是与登眉乘同一艘船来的？”

对阮籍的疑问，夷奈未做回答。他两眼溢出泪水，喉咙哽咽，已经无法作答。许久之后，夷奈终于开口——

“她是我的妹妹……我寻她已久，终于得知此刻在您府上……今日才刚刚得知的。”

“甚为遗憾，此刻她已不在这里……此前确实一直在此。”

“去了何处？”

“所去不远，就在这一带。”

阮籍将阮咸的地址告诉夷奈。夷奈答谢后正要起身离去，却被阮籍叫住。

“不知是否会让你们相见，若未能相见，请回来时到此处告诉我一声。”

还未过一刻钟，夷奈便返回阮籍处。从他垂头丧气的样子便知没能与登眉相见。

“吃了个闭门羹……不过已经知道了地址，我一定会想办法与登眉相见的。”

夷奈像是在鼓励自己似的说道。

“你现在住在何处？”阮籍问道，“我若想与你联络，去哪里可以找到你？”

“我正在石塔寺做工，同时侍奉天竺僧竺高座。只要提到夷奈，那附近

的人应该都知道。”

“哦，是在竺和尚那里啊……竺和尚身边的弟子一般颇为优秀，而且都很年轻。”

“啊，您所言是法护师傅吧。”

“我也只是听说而已……你与妹妹相见后有何打算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夷奈环视左右，小声说道，“我想设法回倭国家乡。虽知途中困难重重，但只要下定决心，总能设法回去的。听说会稽河畔常有倭人船只出没。那些从天竺来的和尚也常常在那渡海……”

“按你所想去做吧。”阮籍说道。

“万分感谢！虽未能见到妹妹，但能与您相见，也是一件快事……我还担心突然到访，会遭您白眼呢。”

“请回吧。”

阮籍开始不高兴起来。青眼白眼之事未免过于出名了吧，这对他来说，可并无乐趣。

夷奈弓着腰告辞离去。

司马仲达平定辽东后，魏国的威名波及朝鲜半岛，于是，日本便向魏国派遣使节。

倭国女王卑弥呼派遣大夫难升米来魏，时值景初三年（公元239年）。当时的进献品，仅有男子四人，女子六人，斑布二匹二丈，极为素朴。

正始四年（公元243年），倭国再次派遣使节，《魏志·倭人传》中关于此次进献品有如下记载：

——生口、倭锦、绛青缣、锦衣、帛布、丹木、矛付、短弓矢。

只是罗列种类，并未详记数量。所谓生口就是活人，作为进献品可当奴隶使用。

正始八年（公元247年），倭国卑弥呼驾崩，其宗女壹与继位为王。据记载，壹与派遣的使节抵达洛阳时，带来男女生口三十人、白珠五千孔，青大勾珠二枚、异文杂锦二十四匹。

进献而来的男女生口基本上不会驻留在朝廷，而是被赐与皇族、重臣、将军、高级官吏或是寺院道观。倭国的男女生口是奴隶，所以得到的人可以将它们任意买卖赠与。

阮籍曾为引退的郡太守书写墓志，作为谢礼，郡太守将女奴隶登眉赐与阮籍。前几日，阮籍又将登眉转让给外甥阮咸，交换物品仅是一把琵琶。

登眉之兄夷奈被赐与寺院，寺院安排他去侍奉天竺僧竺高座。两兄妹都是壹与派遣使节时带来的进献品，当时正是卑弥呼死后的第二年，算起来，这两兄妹来中国已有八年之久。

“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呢？”

阮籍盘腿而坐，迷迷糊糊地思考着。与倭国使节交涉较多的，是朝鲜半岛的带方郡官吏。洛阳几乎没有关于倭国的信息。对阮籍而言，倭国只是通过登眉想象出来的存在。

阮咸曾与姑妈家的鲜卑族女子私通，甚至生下孩子。当阮咸得知姑妈搬家要将鲜卑族女子一同带走时，他借了恰巧来家中拜访的客人的马匹，一路狂追，硬是将那名女子带了回来。此事正值阮咸母亲的丧礼，所以在世间引起一阵喧哗。当时，在父母的丧礼中，即便是夫妻也应该禁欲，一旦被发现会处以重罚。

阮籍自己也在母亲的葬礼时上演过蹊跷的行径。出殡之前，他吃了一只烤乳猪，还喝了二斗酒，身为丧亲之人，其行为极为不敬。但是，在最后向母亲告别时，他高呼一声：“已陷困境矣！”

之后，吐血数升。那副皮包骨的瘦弱模样，仿佛枯木一般马上就要折断。

若要反抗世俗礼教，那就彻底实行，可阮籍却未能坚持到最后。因此他对于自己深感遗憾，很羡慕侄子可以满不在乎、性情自然的行为。

阮籍突然想去洛阳西郊的寺院看看。白马寺也罢，还在建造中的石塔寺也罢，均坐落于西郊。石塔寺中有竺高座和尚，还有刚刚结识的倭人夷奈……

“算了，还是作罢！”

阮籍后背离开墙壁，喃喃说道。

不知道为何突然又不想去了，还是尊重自己的这种自然性情吧。——他两臂举向天空，打了个哈欠。

四

小巷尽头的酒肆里，阮籍像往常一样饮着酒，躺在草席上。身旁是酒肆的老板娘，她姿容美艳，性格豪爽，不拘小节。阮籍伸出手，却没有抚摸老板娘的身体，其实若想抚摸，老板娘的腰身触手可得。

他总是做自己想做的事——世间多如此评论阮籍，可他却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。

“怎么了？你从早喝到晚，还打算再连着喝两个月吗？”老板娘问道。

“哦，那事已经过去了。”阮籍答道。

大将军司马昭，想要娶阮籍之女做儿子司马炎的妻子，为此，特意派人来提亲。若直接拒绝肯定会激怒大将军。无论如何，对方都是比皇帝还有实权的大人物。阮籍决定借酒装醉，从早到晚沉溺于饮酒中，司马昭派来的提亲人毫无开口机会，这样一直持续了六十日之久，最终，提亲人放弃而归，提亲之事才告一段落。

“不可粗心大意，您府上的小姐美貌出众。”

老板娘站起身，走到酒垆前。当时的酒肆为了温酒，都用土砌了一个大大的炉灶，还可以当作柜台使用。

“还是老板娘更漂亮啊。”阮籍说道。

“胡言乱语！快喝吧，酒温好了。”

老板娘端来酒壶，把酒倒在阮籍枕边的酒杯里。阮籍抬起半身。

“是想暂时住在这里吗？”老板娘问道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就是打算前往何处，也不要再去东平那么远的地方了。”

“为何这样说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去哪里呢？”阮籍答道。

两年前，魏国皇帝曹芳被废。身为明帝养子的曹芳，确实毫无作为。但其年仅二十，尚且年轻，说不定以后会大有成就。掌有实权的司马氏没有考虑这一点，他们有自己的安排，即要昭告天下，仅靠司马氏之意见，便可决定何时废黜皇帝。

——荒淫无度。

司马氏以此罪名废除曹芳的皇帝之位，将其流放，而另立十四岁的高贵乡公曹髦为帝。形式上是遵从皇太后旨意，实际上，此次废立闹剧的指使者，是已故司马仲达之子大将军司马师。但是，司马师事后便病死，其弟司马昭顺理成了大将军。

对司马氏而言，废立皇帝可是一件大事，自然要论功行赏。

其中，有两人被授予关内侯爵位。一人是与司马氏密往十年有余，掌握司马氏所有机密的钟会，另外一人就是阮籍，他除了被授予关内侯爵位以外，还晋升为散骑常侍。对于这个爵位，最吃惊的莫过于阮籍本人。当时，他确实是在大将军府处理文书，但是，并没有参与废立皇帝的议谋。

“为何呢？”

同时加封爵位的钟会，却没有晋升官位。如此说来，废立皇帝的决定性功劳当属阮籍，可他的的确确未参与其中。从那时起，阮籍便开始出现奇怪的行径，常常驾着辎车在郊外疾驱，道路及尽便大声恸哭。一边恸哭，还一边质问苍天：这是为何呢？

此行径不仅奇怪，还相当危险。阮籍的父亲曾是曹操的文书起草秘书，所以，阮籍与魏王朝自然难脱关系。现在，司马氏为了夺取魏王朝，正一步步地采取措施。原本猜想阮籍会被降职，如今却莫名其妙地领了头等功。皇帝废立闹剧论功行赏结束后，大将军司马昭问阮籍道：“你有什么愿望？”

“年轻时，曾去东平游乐，有感于其人情世故。若有可能，可否任命我为东平太守？”

阮籍如此回答。东平是位于山东半岛的一个郡，郡太守一律享有二千石俸禄。虽散骑常侍与郡太守享有相同俸禄，但他认为出任地方官吏更为安全。中央毕竟是政治纷争最激烈的场所。

于是，阮籍前往东平赴任。虽远离了中央，但他的奇怪行为仍在持续。一到东平官厅，他便把所有的墙推倒，使官厅一览无余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大概是想行政公开透明吧。

喜爱洛阳生活的阮籍，果真无法在东平长住，只呆了十余日，便独自骑着驴，啪嗒啪嗒地返回洛阳。

——还真是怪人啊！

众人纷纷议论道。

“从东平回来时，可瘦了不少，吓我一跳，你啊，除了洛阳以外，哪儿都住不惯。”

酒肆老板娘抱着酒壶说道。

“我不能总是窝在洛阳……不过，只要能喝到好酒，哪都能住……东平人情醇厚，就是酒不好喝。”

阮籍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就在这时，王戎走进酒肆。他年仅二十四岁，前不久，刚刚被任命为吏部侍郎，他是琅邪的望族，从少年时代便有神童之誉。阮籍十多年前就认识此人，但成为酒友，却是近几年才开始的。

“说到酒，可知洛阳最好喝的酒在何处？”王戎在阮籍身旁坐下。

“嗯……这里的酒就很好喝。”

“非也，是步兵府舍的酒。那可是天下第一品。大概有三百石，外来人都不让喝，应该是很珍惜吧。”

“哦……步兵吗……原来如此……”阮籍点头说道。

步兵是曹操开创的八校尉之一，是统率上林苑卫兵的官厅，其长官称为步兵校尉，享有二千石俸禄。

数日后，阮籍被任命为步兵校尉，不用说，是他主动自愿申请的，恰巧，